

傳家寶

石油老照片

《石油老照片》编委会◎编

一

石油工業
出版社

永远的守望者——阿吉老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石油老照片. 一 / 《石油老照片》编委会编.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021-7998-4

- I. 石…
- II. 石…
- III. 石油工业-工业史-中国-摄影集
- IV. F42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69491号

出版发行: 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2区1号 100011)
网址: www.petropub.com.cn
编辑部: (010) 64523736 发行部: (010) 6452362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石油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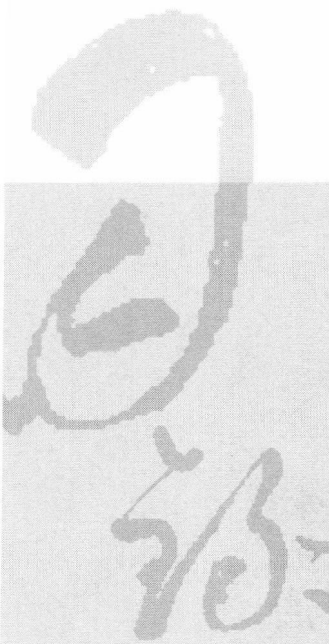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2次印刷
787×1092毫米 开本: 1/16 印张: 12.25
字数: 200千字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会战

20世纪50年代克拉玛依会战时，科研条件极差，石油人凭着聪明才智建起了泥浆实验室；60年代，大学生一毕业就奔赴会战前线，甘当会战螺丝钉；70年代，王涛同志带领大港油田的一支队伍，投入到“下辽河石油勘探会战”，一干就是10年；“八三”管道工程会战交通靠走、通信靠吼、挖沟靠手、运管靠牛……这一幕幕情景，都发生在那个会战年代，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 | | |
|----------------------|-----|
| 我为祖国献石油（王涛） | /2 |
| “八三”管道工程会战（朱洪昌） | /11 |
| 因陋就简 建起泥浆室（李淑廉） | /19 |
| 后勤支援保会战（晏桂芳） | /21 |
| 甘当会战螺丝钉（杜韞华） | /23 |
| 大庆油田留下我的足迹（孙冠杰） | /24 |
| 我当辽河物探第一个小队女指导员（冯兵华） | /29 |
| 长庆女子供电外线班（贾晓妮 王勇） | /35 |



石油老照片

创业

20世纪40年代，老一辈大学生杨玉璠历时4个月从学校赶赴玉门油矿；50年代毕业于北洋大学的王炳诚从架子工开始头戴铝盔走天涯；60年代毕业于抚顺石油学院的孟兆山，思绪回到了新中国第一套新型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的美好记忆中；70年代，赵恩生如愿加入了女子钻井队；而1978年后，杨承志有幸成为留学西方，学习先进石油科技的知识分子，学成后又甘愿回到祖国……

初赴玉门（杨玉璠）	/40
头戴铝盔走天涯（王炳诚）	/44
延长油矿有线广播站（曹光祜）	/54
玉门实习（王锡光）	/57
第一朵“金花”在这里绽放（孟兆山）	/59

赴法国学习考察 (杨承志)	/63
柴达木度过的似水年华 (黄俊英)	/68
四川石油安装三大队的奋斗者们 (胡娟)	/74
我的石油生活 (谈文琪)	/80
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赵恩生)	/83

石油老照片



石油老照片

亲情·友情·爱情

“有女不嫁勘探郎”，那为何亭亭玉立的北京姑娘瞒着家人寻夫戈壁滩？一位年轻的姑娘的名字居然和革命根据地的名字一样，这其中的根源又在何处呢？一顶帐篷一个家，当年的6个小朋友不知现在都好吗？……让我们共同去见证那个激情燃烧岁月里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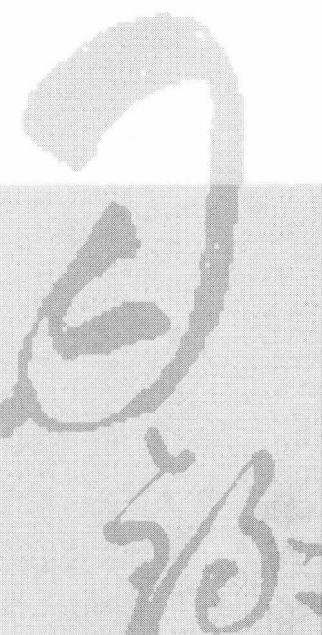
- | | | | |
|--------------|-----------|------|-----|
| 我的父亲王牛灵 | （王小平） | /88 | |
| 一顶帐篷一个家 | 再大的困难也不怕 | （朱丽） | /91 |
| 爱情花在戈壁沙漠里绽放 | （张志钦） | /93 | |
| 老工人的女儿叫“陕甘宁” | （南宇星） | /96 | |
| 女儿和小白榆共成长 | （周祥治 李云鸥） | /98 | |

家族

翁家祖孙三辈都有石油人，翁文灏是中国近代地质科学事业的开创者，曾高居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其堂弟翁文波是新中国石油物探事业的开创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其长子翁心源又是中国石油管道事业的奠基人；阿吉老人在60年前就给新中国第一支进柴达木盆地的石油勘探队带路，留下了一段传奇的故事；老红军李风从中华民族先锋队队员到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建设者；杨虎城将军的女儿——杨拯陆是如何立志成为一名“祖国工业化的尖兵”。

- | | |
|----------------------|------|
| 永远的守望者（柴达木罕） | /102 |
| 翁家与石油（王志明） | /116 |
| 我要做一名“祖国工业化的尖兵”（杨拯陆） | /133 |
| 老红军李风的奋斗足迹（王守忠） | /139 |





珍藏

老石油人的家里都珍藏着一本相册，那里有刻骨铭心的记忆：蒋其垵一生难忘与周总理握手时的那种激动心情；吴淑华珍藏着朱德同志来到采油队的照片；查全衡谈起当年任7井喷油时的情景，仍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还有那令人念念不忘的老君庙……

石油老照片

朱德来到我们队（吴淑华）	/148
那天，周总理和我握了手（蒋其垵）	/150
任7井喷油啦——日产4620吨（查全衡）	/152
华罗庚讲授优选法（赵颺）	/158
玉门油田的老君庙（陈靖梅）	/160

海外

1970年，我国石油人走出国门进行石油地质考察；1991年，在科威特油井灭火战场上，中国石油人英勇善战，赢得了科威特政府和国外同行的尊敬和赞扬；1994年，在秘鲁百年老油田，中国石油人清除掩埋在井口上的沙土，采用现代化的开采技术，使百年老油田重新焕发了“青春”。

- | | | |
|------------|-------|------|
| 对外进行石油地质考察 | （吴滨全） | /164 |
| 中国赴科威特灭火队 | （孙振纯） | /166 |
| 秘鲁百年油田再现生机 | （刘宇） | /170 |

作者·编者·读者

渡过了寻访中的每一天，走过了感动中的又一年。石油人的老故事，中国石油工业的历史长篇。每一个章节，都是颂歌早谱就；每一张图片，都是激情正泉涌。创业的老前辈，最爱诉说创业的生活；石油的后来人，最爱听创业的老故事。胸怀天下干石油，心中时刻有祖国。岁月如歌，往事如歌。光荣的历史，选择我们来抒写。留给后人说传奇，留给明天学哲理。为的是，传承光荣共和谐。创业的故事实在太多，哪一段哪一件都在感动着你和我，读后有心得……

在历史的波涛中奔流（王志明）

/178

会战

20世纪50年代克拉玛依会战时，科研条件极差，石油人凭着聪明才智建起了泥浆实验室；60年代，大学生一毕业就奔赴会战前线，甘当会战螺丝钉；70年代，王涛同志带领大港油田的一支队伍，投入到“下辽河石油勘探会战”，一干就是10年；“八三”管道工程会战交通靠走、通信靠吼、挖沟靠手、运管靠牛……这一幕幕情景，都发生在那个会战年代，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石油，对于一个搞油的人来说是理想，是追求，几乎是生命的全部。那黑色的液体就像血管里的血液，是力量的源泉，没有她流淌，生命也许会枯竭！在辽河油田的日日夜夜里，我和战友们把自己的心血与汗水都融入到祖国石油事业的洪流中，在不懈追求，不断向前的过程中，实现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人生价值。

——王 涛

我为祖国献石油

——纪念辽河油田开发建设40周年

王 涛

自从我学了石油，我就和石油结下了不解的情缘。1964年我从苏联莫斯科石油学院续修博士毕业回国后，随石油工业部领导去大庆实习半年，时间虽短，但终生受益，因为我直接受到了大庆精神熏陶、铁人精神的真传，使我立志为祖国石油事业奋斗终生有了学习的榜样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之后，参加了大港油田会战，作为大港油田的总地质师，初步积累了一些石油勘探的实际经验。1970

▶ 1970年初，王涛等带领大港油田会战队伍入关奔赴下辽河参加石油会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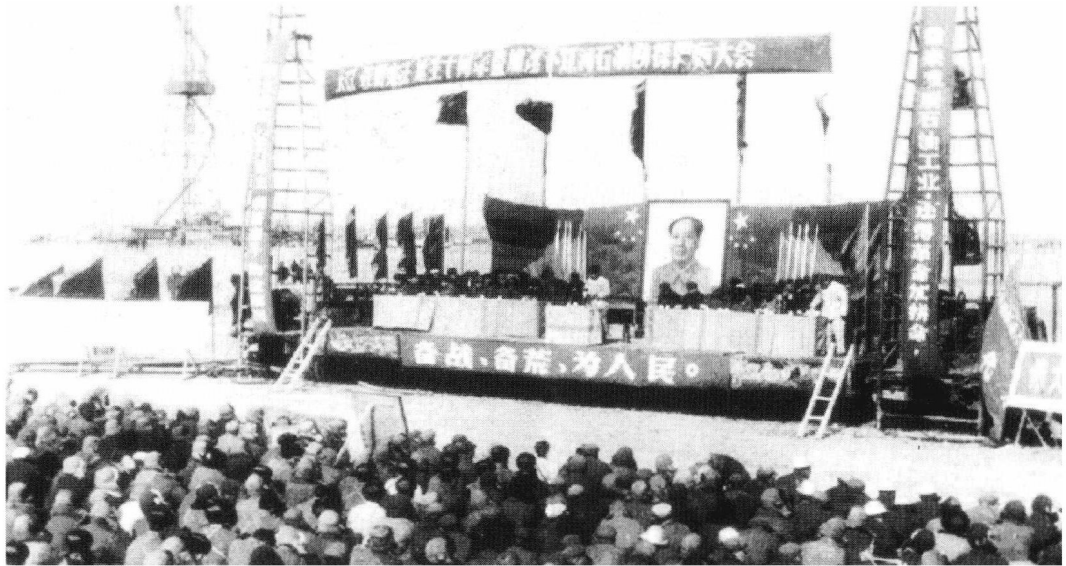


▶ 会战初期，总地质师王涛（右1）与地质人员研究部署勘探工作

年3月初，石油部决定开展辽河石油大会战，我作为先头部队的一员，接到去辽河的命令，第二天就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到辽河的第二天，就和同志们一起到黄金带、于楼、热河台一带进一步勘查了解地面和地下情况。这一干就是10年。辽河，是我工作时间最长的油田。

回顾历史，感慨万千。特别是石油人在创业年代所表

▶ 1970年3月22日，召开加速下辽河石油勘探誓师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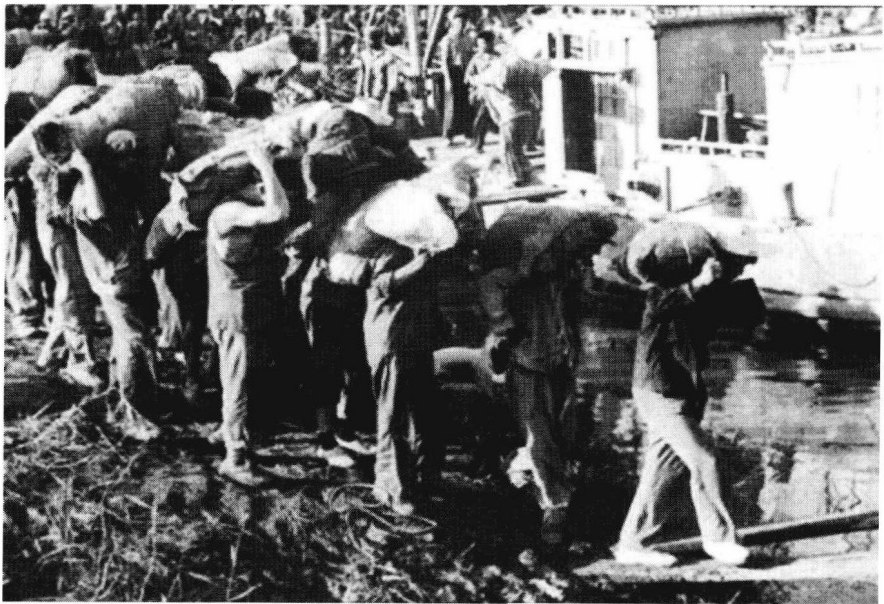


现出来的那种“天不怕、地不怕，一切困难踩脚下”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顾全大局、团结奋斗、相互配合的光荣传统，就像一团燃烧的烈火，令你产生用之不尽的工作热情、勇气和智慧。

就在我刚刚踏上这片土地的不几天，国务院于3月24日批准了“下辽河石油勘探会战”。一时间，在石油部组织领导和辽宁省、沈阳军区的大力支持下，六四一厂（大港油田）、九二三厂（胜利油田）、新疆油田的队伍以及解放军部分指战员、下乡知识青年和“五七”干部近万人云集辽河，会同三年前就在这里勘探的大庆六七三厂石油队伍，展开了一场气壮山河的夺油大会战。记得老局长贾皋是从沟帮子搭乘拉钻杆的拖车架子来辽河参战的，他还笑着说：“这是我参加创业会战的第一课。”会战大军从四面八方来到这碱滩荒原，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发扬大庆会战“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 人拉肩扛保上产



▶ 双七井千人扛水泥保会战



▶ 会战年代，人拉肩扛是常事（右1为王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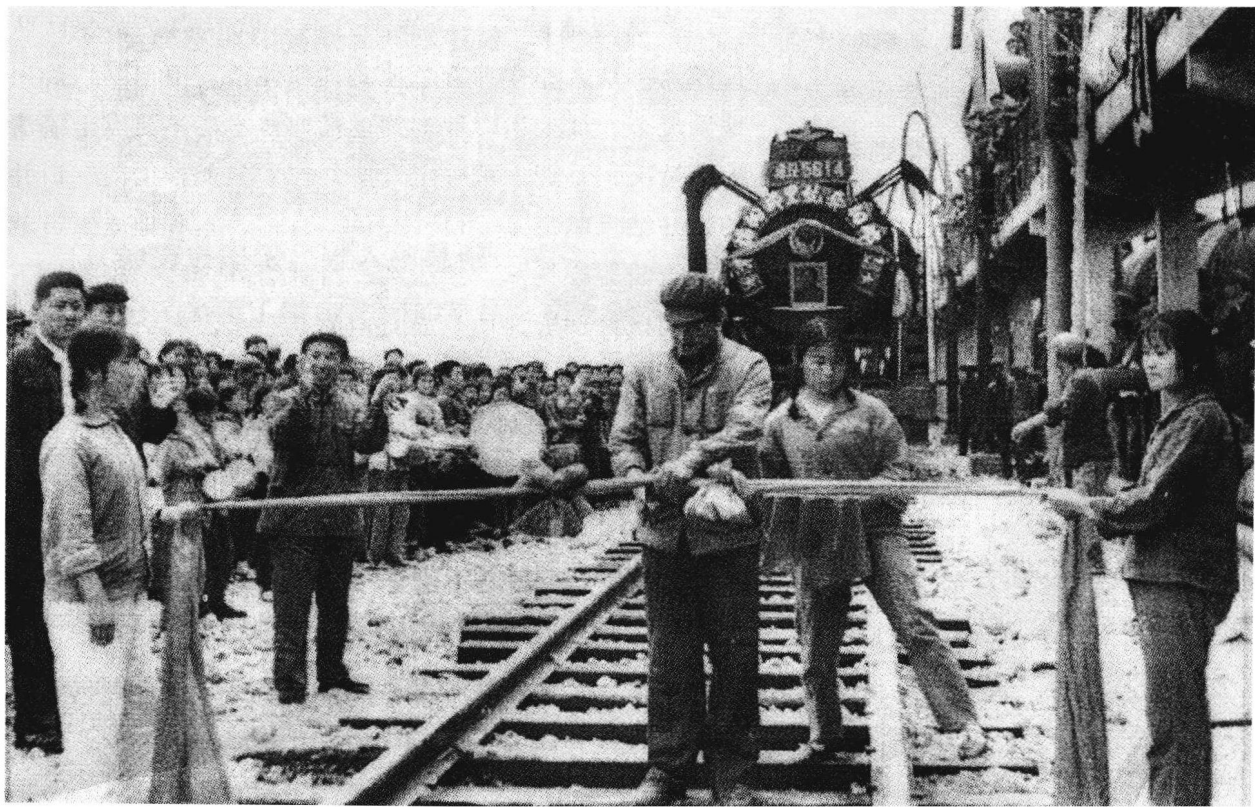
的光荣传统，以“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的主人翁姿态，立即投身到油田勘探开发建设工作中去。

我清楚地记得，会战刚打响，就有很多钻井队队长像当年铁人那样围着总地质师要井位。由于断块油田地质复杂，加上当时地球物理勘探技术还不能完全搞清地下情况，不能一次确定许多井位，只能根据前一口井的钻井结果确定下一口井井位。这样，我和地质人员就得整天骑着摩托车，或成天步行在野外奔波，根据地下和地面条件部署井位。面对地面几乎是没有人烟的南大荒、地下断块构造像摔得七零八落的盘子似的复杂情况，我们曾有过困惑、迷茫，甚至是失败的煎熬。但是我们始终没有退却，“拿钻机当拐棍，摸着石头过河”，终于走出了“迷魂阵”，探索出复杂构造断块含油气规律，总结出“占断块、打高点、沿断层，找高产”滚动勘探滚动开发的办法，使勘探不断取得新的突

破。1973年，终于双喜临门，在兴隆台油田打出了日产千吨和双千吨井，抱了两个大“金娃娃”，这极大鼓舞了会战队伍的士气。记得在马20井试油会战时，石油部要求日产2000吨必须是连续24小时实产，而不是折算产量。为了达到这一要求，我们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奋战在井场。老书记刘长亮不顾身体浮肿，也来到井场坐在田埂上看着工人们施工，给大家鼓劲。

最令人终生难忘的是为双台子构造双七井送固井水泥那一幕。井场位于苇塘中间，井队只能冬天进去打井，次年夏天完井时，因井场被水围困，固井水泥无法运到井场，稍一拖延，井壁就会坍塌，这口重点探井就会报废，只有用人抬肩扛的办法送上去！就这样1300人的扛水泥会战打响了。大家扛着50公斤重的整袋水泥，在苇塘窄小

► 1971年9月18日，渤海火车站向外运送的第一列原油车，王涛剪彩



的堤埂上跋涉4公里，这简直是挑战身体极限的一场战斗啊！由于堤埂只能单行，扛着水泥歇不能歇，放不能放，只能咬牙忍痛坚持着。在运送路途中有一处水塘，有的人鞋陷在泥里拔不出来，只能光着脚往前走，脚被芦苇茬扎了不能包扎，手表掉了无法寻找，成群结队的蚊虫袭击也顾不上驱赶，有的人摔倒了，还用身体保护着水泥。当把水泥安全地运到井场的时候，大家一个个累得瘫在地上。返回双台子河口回驻地时，因船少人多，我和一些同志不得不在芦苇荡里等到了下半夜，给蚊虫喂了个饱。



▶ 1974年，王涛在辽河油田兴隆台采油厂生产一线